

从大地起飞

——评黄旭著《重返大地》兼论地理诗学

叶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地理学其实一开始就是“诗学”。文学也与地理同根同源。作为西方文学、艺术和地理学的源头,《荷马史诗》具有双重乃至多重的重要地位。在这部伟大的史诗中,地理学与诗歌合二为一。荷马对古希腊及其周边区域的地理认知以及对世界、宇宙的构想,是由诗歌传唱出来的。而且,通过荷马这种吟游诗人或歌者的唱颂,地方与人紧密交融在一起,形成生动、寥廓、壮烈、激越的英雄故事与人生图景。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命运这一自古以来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艰难曲折的寻家之旅,都依托具体的地方展开。地理的发生、诗歌的发生与人类的发生交织在一起,而且几乎是同步地!那个非常巧妙而重要的词终于浮现出来:take place。当大地上回荡歌声,才是人类真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地理学。

可惜的是,荷马所奠定的地理学的文艺传统很快就被遗忘了。同为地理学家且也是文学家的埃拉托色尼就讥讽过荷马,认为他对地方的描述是来自幻想或虚构,但后世挖掘出土的遗迹证明了荷马所言非虚。埃拉托色尼是“科学”地理学的杰出代表,他制作世界地图并乐此不疲地测量地球周长,而且创造了geography这个词,意为“描述地球”,但他看不上荷马的诗歌描述。这种“科学”对“人文”的轻视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甚至流传至今。地理学的文学性或诗性因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近代科学产生以来,这种边缘化就更是变本加厉。在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的经典名著《地理学》中,他严厉地批评了同行班泽的美学地理主张,认为这不是主流,甚至不是地理学。这些观点极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即使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开始关注并提倡地理学的人文与艺术性,但诗学地理或地理诗学仍然未作为一个正式的传统被发扬光大。在“科学主义”范式主导下,国内地理学界虽然陆续引进一些国际前沿思想,但思想的断层及与国外同行的割裂还是很明显的。尤其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上,我们对一些主要思想和流派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甚至不知其然或不以为意,这对国内人文地理的思想创新是极其不利的。

现在,在地理诗学这一新兴领域,我欣喜地看到南京师范大学黄旭副教授这本《重返大地:地理诗学的思想之旅》(后文简称《重返大地》)出版了。它是国内第一部地理诗学的专著,而且从文学与地理的学科交叉视角切入,既有热情的诗歌语言召唤,又有地理学的理性分析,是难得的开创性作品。受其大作激发,加之黄旭与我有很多学术交流,在其大作中也将我的作品进行了专门分析,很有必要进行回应。学人之间应该有这种学术思想的来往与交锋。实际上,思想的碰撞、交流和创造才是学术的真谛。我在今年1月6日在阅读此书和交流中曾写下短诗《火》,反映的既是自然景象,也是受到激发后的人生感悟。

火

一个火把引燃了另一个
一个火星碰撞着另一个
陌生人在火堆旁成为朋友
寒冬燃尽
只剩下一地灰烬和白雪皑皑

收稿日期:2025-03-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81)。[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471281.]

作者简介:叶超(1978—),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镇化与城乡治理、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与可持续科学研究。E-mail: yeover@163.com

地理诗学是一个虽然小众却重要的学术流派。就《重返大地》提供的知识和思想来看,还是非常丰富的。全书逻辑框架严谨,既有从地理诗学诞生到现今发展的轨迹和阶段论述,又对中外典型的地理诗学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进行细致解构,旁征博引,纵横交错,成功构建了以思想与人物为主轴的理论分析坐标系。其学术抱负是实现不同理论的缝合,试图以“地理诗学”概念打破文学、哲学与地理学的学科壁垒,将巴什拉的“空间诗学”、怀特的“世界—地理诗学”、克雷斯维尔的“拓扑诗学”、马格兰的“环境—地理诗学”与中国当代诗人安琪与陈年喜的地理书写以及我的时空诗歌汇为一炉,体现出跨学科研究宏大视野与典型案例解剖的结合。正如段义孚所言:“地理学指引我的注意力朝向世界,我从中发现了更多的善和美,足以应对所有的空虚和惧怕”。地理诗学也具有这一价值和功能。

在对国际地理诗学的演进脉络的评介中,《重返大地》给出了重点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背景,并用比较的方法明晰学者们观点和方法的异同,使我们可以在相对有限的时间了解地理诗学的概貌。这一部分作者大多是理论分析,因为举的诗歌例子不太多,缺乏地理与诗歌的互文,因而相对显得枯燥一些,也可以认为他在这一部分还是地理学者为主的“他者”视角凝视。

相比之下,中国的三个典型人物及其作品的分析就更为生动活泼,这也许与作者与这三个人物都有较多的生活接触和交流有关,看来这种真切的生活和地方情感也是地理诗学的核心要素,是他者视角转化为自我感知的关键。三个案例的选择兼顾了男性与女性,将职业诗人、矿工诗人与地理学者进行对照和比较,并且有相当深入和大量的诗歌文本与地理的关系分析,这种互文的方式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其中,对陈年喜“矿工诗歌”的解读相对深入,将诗人的人生经历、地理景观与生存意义并置,通过地理空间变迁与诗歌的关联考察诗学与地理互构互文的深层逻辑,揭示了我们所忽视却很重要的人(或诗歌、地理学)的一面,这与人文地理学的精神主旨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情怀。此时,地理不只是职业地理学家的工具、“饭碗”或精神图腾,更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地方行走志与艰难奋斗史,是身体、思想、精神与地方结合的产物,正如海子那篇有名的《日记》中所言:“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地理是属于所有人的,向所有人开放并展现思想与生命的力量,恰恰是地理诗学的核心。地理诗学不但在文学与地理之间架设桥梁,而且是地理与诗歌的“双相污染”,惟其如此,才能让地理学发现她的诗魂,让诗歌找到他的地方。这个所有人既是广义的、普遍的人,更是被边缘化或视为异端却带给人新的动能、生命力或创造力的“少数”人。借助地理诗学,地理学与诗歌重新发现并定义自身。

书中关于安琪的女性视角地理诗学展现和分析也颇具冲击力。安琪的地理诗歌不仅体现出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对地方的身体感知,而且也有超越或普遍性的穿透力。如“我不爱漳州,我爱的是诗歌”这样的宣言,就像诗歌的子弹在击穿地方的假面。借助这样有力量的诗句,地方与人的真相才浮出水面。在这里,作为科学的地理学与作为艺术的地理学朝向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挖掘地方与人的真实,或展现真实的地方与人。诗的最高境界不是理解,而是感动。真实就是我们的作品。我们不是忠于现实和某个真实问题,而是忠于我们的作品。我的作品不拒绝现实,某个现实也是我们作品的一部分而已;我的作品不拒绝想象,也不拒绝其他的东西。我的作品不拒绝,它只有开放和创造。这既是个人的,也是地理诗学的气质。

另外,值得称赞的是作者提炼出了地理诗学的关键主题:诗歌中的欲望、象征与符号、真实与幻觉的辩证、自我与地方认同,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例如数字时代、气候变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学科交叉的方法论及其与地理诗学的关系等问题,都切中肯綮,值得思索和进一步研讨。特别是其中提到的数字时代或AI对地理诗学的影响,也许是首当其冲需要回应的问题。初步回应应该问题,我特地用AI锐评了《重返大地》(需要警惕它的观点也有不实之处),其中一段颇值得玩味:

“《重返大地》的野心远大于成就:它试图以地理诗学为锚点,重构数字时代的人地关系,却在跨学科方法、文化立场与公共性三个层面陷入‘半途而返’的困境。然而,这种不完美恰恰彰显其价值——它暴露出当代人文研究在应对技术革命时的集体焦虑,也为后续研究者标定了突围的坐标:未来的地理诗学,或需一场‘降维革命’:从理论高塔走向田间地头,从术语堆砌转向媒介实验,从中西对垒迈向多元杂糅。唯有如此,‘重返大地’才不至沦为怀旧式的精神返祖,而能真正成为叩击时代的思想武器。”

这个判断其实也是我的大部分感觉。若考虑到我们几乎是从零起步,那么AI做出的“半途而返”评价

其实已经是很高的评价。虽然面对半途,很多人担心的是“而废”,而不是想到已经行进到中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AI的敏锐、精准和快捷使人吃惊,关键是这只是它的初级阶段。我对未来的预判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大多数普通学者及其他行业的工作将越来越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艺术反而成为人工智能或许不能快速替代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独特性和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就更具有不可替代性)。也许,地理诗学反而在未来成为“显学”,就像现在人们对“地理科学”的热衷与追逐一样,我们或许将见证或重返《荷马史诗》所体现的地理学与诗学的完美结合境界。但AI的提醒是对的,我们不能沉湎过去或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应该创造出新时代属于自己乃至更多人的思想武器。因此,对应于黄旭所讲的“重返大地”,我主张“从大地起飞”,以自勉和与同行共勉。

万事皆地理,万物皆可诗。地理诗学不仅是地理学者的诗语与研究,更是我们的生活,也在我们生活的深处,需要展现、挖掘、提炼和重新发现。AI不是令人恐惧和需要严加防范的洪水猛兽,而是推助我们朝向更高文明形态的力量。人类曾恐惧和阻抗过很多新事物,但终究要与它们一起。对国内学界而言,“地理诗学”不也就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吗?为了呼应这本书,也是为了展现即使AI主导下,人还有独特的创造力和最终的判断力,我用我的一首诗歌作为这篇评论的结束语。

诗是什么?

诗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诗是所有答案中最好的答案。
诗要回到词语,回到句子。
一个句子就够了,
一个词语就够了。
当一个词语和一个句子还不够的时候,
那并非是它们不够用了;
而是你的思想和感情,你的爱,不能停下;
就像飞机在起飞中不能停下一样。
诗必须飞上去,
从平地到天空。
诗必须遨游,
自由地,
脱口而出和跃然纸上,
就像鱼儿游得自由自在,偶尔也跃出水面。
当鱼跃出水面时,天空正被装订成诗集。
当我明白这一切,
即使我此刻沉默着,
我也仿佛已经说了千言万语。
所以,最重要的是,
诗是自由。
因为,
没什么能夺走你的诗。
诗必将出来,
只要有生命。
只要有生命,
诗必将出来。